

我的党龄七十年

——老党员宋孝动与新中国的同行岁月

□ 李 伟



“土匪来了，快跑。”铜锣一响，柳林村的人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着，扎好口袋里的余粮，背在肩上出村去了。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，就像多次排演过一样。

这一年是1928年，宋孝动就出生在这样的冬天里，饥寒交迫是难免的。父亲宋国先和母亲王氏虽然已对这样逃难的生活都习以为常了，但看着孩子出生，望着一贫如洗的四壁，宋国先吧嘴里的草烟吸得更猛，呛得闷声咳嗽。

东明县柳林村地处三省五县之交，土匪横行，再加上地方政府放任自流，多年以来各方势力在此强夺割据，敲骨吸髓，百姓深受其害。

自幼贫困出身的宋孝动，勤奋好学，但家庭贫困，只在邻村的私塾念过几年书便不再读。1941年，考城县黄口的张老五、黄守仁受日军的指挥带领保安队50余人，强行在该村盘扎两个多月。13岁的宋孝动跟着父母逃到邻村过活，他亲眼看日寇的歹行，对此痛恨至极。在日军驻扎马头集时期，抗日游击队在曹县庄寨一带活动，小小年纪的他不惧危险，为八路军的游击队传递情报，在马头集多次重挫日军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部队屯扎在

与该村一河之隔的蔡口村，也常来索钱勒。在革命老区的影响下，村民思想开始觉悟，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宋孝动和赵有利率先组织了本村优秀青年成立枪班，宋孝动任班长。他带领枪班成员在本村内打土豪、分田地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开展起来。

1947年，解放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，从陕北开进了鲁西南地区，数月间在菏泽等地捷报连连。后中央下达了挺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，宋孝动主动带领村里十几位青壮年跟着刘邓大军行进大别山，为解放军运送炮弹和粮草，抬担架救治伤员。从安徽回来后，组织派出王世彦主动找到宋孝动，询问其入党的愿望。宋孝动拉着王世彦的手说：“党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，这

么些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想成为一名党员。”说完竟止不住地大声哭了起来。

1949年7月1日，宋孝动站在红色的镰刀和锤头前，举起自己的右手，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承认党纲、党章……”

解放以后，宋孝动先在小井小区（乡镇公社前身）工作，后在村里做村干部多年，对工作踏实肯干，把村里的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村里的大事小事村民都愿意和他商量解决，他也没有辜负大伙对他的信任，积极解决村民的问题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。

为了改变本村落后贫穷面貌，1953年前后，宋孝动利用临靠赵王河的优势，与村两委班子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先后开挖大小沟渠8条，打砖井

8眼。让原本积淤的农田基本形成了浇、排完善的水利体系。同时，该村种植结构也不断调整，由单纯的收了小麦种玉米模式，改为麦棉套种，并采用营养钵育苗、地膜覆盖等技术，粮食和棉花产量也逐年递增。

对于家庭，他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，送二弟宋孝具去部队当兵，弟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在部队20多年提干为营级干部。三弟宋学东为公社通讯员，后为供销社秘书、副主任，因工作出色，提为当地财所所长。

宋孝动有一位堂哥参加朝鲜战争的时候光荣牺牲，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年幼的女儿。作为弟弟的他，经常照顾自己的嫂子和侄女，在生活中给予他们许多物质上的帮助，农忙时帮他们干农活，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。

宋孝动老人于5月份去世，91岁的高龄，党龄整整70年。现在看来，是冥冥之中的注定，70年的政治岁月与新中国同风雨、共成长。从苦难中走来，见证了祖国的艰难，也见证了祖国的富强。

一脉夕阳中，那些岁月金光闪闪，铭铸成永久记忆……



□ 赵喜语 叶萍

我的父亲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，也是一名火线入党的党员。几年前去世了，但他老人家留下来的一张发黄的党员证书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，心中充满着敬仰和怀念。我也深深地牢记着父亲的嘱托，更感觉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。

父亲是1949年6月参军的，那年他18岁。参军不久，就随赵超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。1953年复员，在我们乡镇粮所做一名普通的职工，普通不能再普通，平凡不能再平凡了。

我小时候记得特别清楚，父亲有一个特别精致的小木箱，箱子是上了锁的，开箱的钥匙父亲总是随身带着。那个神圣的小木箱，父亲是从来不让我碰的。每每到“七一”“八一”或是“十一”的时候，父亲就会很郑重地打开木箱，坐在家里唯一的地桌前，捧出里面的一张纸来，用手细细地摩挲着，依依地看着，一遍一遍地，表情庄严肃穆，眼里噙着泪花，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那个时候家里的气氛十分凝重，一见到这种场面，妈妈和我谁也不敢吭气，即便父亲是那样的宠我爱我。那时的我一直对小木箱充满着好奇，爸爸为什么这样，那张纸片到底是件什么东西。

我上小学了，在开学的头一天晚上，临睡觉时，父亲搬来地桌，捧来他的宝贝小木箱，喊我到他的跟前，很正式地打开木箱，捧出那张发黄的纸片。告诉我说，你大了，懂事了，有必要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一张中国共产党党员证书。他给我回忆起他的那些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，告诉我，他是怎么参军的，是怎么打仗的，是怎么入党的……表情庄重而又激动。他告诉我说：孩子，这个党员证是你爸爸的身份，是你爸爸的光荣与自豪，更是你爸爸的命。你要懂得它的珍贵，你要珍惜它，爱护它。爸爸的党员证是小学书本大小的一张纸，一张淡黄色的纸片，上面有父亲的名字，还盖着红彤彤的印章。我当时还是不大明白，就是普普通通一张纸，怎么可能是爸爸的命呢？但当时，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对父亲的敬仰，原来我的爸爸是抗美援朝的英雄，在战场上立过功，还在战火中入的党。他还告诉我说，你知道就行了，不要到外边跟别人说。我不免窃语：这个英雄还挺谦虚。

后来，我上中学、大学了，父亲又捧出那张黄了的纸，依旧如故地跟我重复他以前说过的话。我知道，父亲是那样珍视他的过去，珍视他的身份，珍视他的初心。

再后来，我参加工作了，父亲又捧出他的宝贝，语重心长告诫我：你爸爸是党员，是革命军人。你是老党员、老军人的后代，要好好干，不要给党丢脸去要，要争取早入党。别人的父亲都教育孩子怎么升职，怎么赚钱，而我的父亲却提醒我要早入党，这算是期望，还是嘱托？我深刻地思索过。

2013年的一天，家里来电话说父亲病人膏肓，时日不多了。我赶忙奔到父亲的病床前，父亲已经气息微弱，说不出多少话了。见我回来，他半睁着双眼，我就要走了，我的那件宝贝就留给小宝贝吧，告诉他别忘记他的爷爷，别忘记他爷爷是一个党员，是一个革命军人，一定不要忘了啊！我把小宝贝拉到父亲的病床前跪下的时候，父亲的眼角挂着泪珠……

父亲去世几年了，我也搬过几次家，日子好了，房子也越换越大。可我一直把父亲留下来的小木箱安放在家里最高处、最醒目的地方，悉心呵护着。这是父亲留给我和儿子的念想，也是留给我们的寄托。每每到了“七一”“八一”或是“十一”的时候，我都要捧出那张党员证书，向我的儿子重复着当年父亲讲给我的那些话。

又到建党节了，我还要捧出父亲的党员证书，把父亲的故事，父亲留下来的那些话，讲给我的孩子听。还要把那张党员证书传给我的儿子、孙子，孙子的儿子，孙子的孙子……

最难忘



曹风 侯彦昌 摄



在俺村里，62岁的翠婶很有名气，因为她是党员，是村里唯一的女党员。

翠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特别是嫁给俺村的栓子叔，其故事被乡亲们津津乐道。

翠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爱学习、爱思考，是村里的“明白人”。翠婶说，党的理论俺难以讲得全、讲得透，但俺明白起码的一个道理，党员要走在群众的前面，想着为大伙儿服务。

每到春节，翠婶挨个探望村里的鳏寡孤独老人、大娘、二婶的，一人一包鸡蛋、一箱牛奶、一块猪肉，老人们过了一个好年。年年如此，约定俗成，老人们说，到时候，如果看不到翠婶，心里就没有着落，总觉得这年缺差点啥！

在照顾的老人中，梅奶奶最受翠婶牵挂。梅奶奶是烈士山爷爷的遗孀。当年，山爷爷在马桥一役抵御日寇战役中壮烈牺牲，梅奶奶守着山爷爷的遗物和烈士证书，孤苦伶仃地熬过了半个多世纪。后来，年已期颐的梅奶奶需要照顾，翠婶向党组织提出申请，把梅奶奶从幸福院接到自己家里，像伺候母亲、婆婆一样，悉心赡养梅奶奶。梅奶奶祖籍四川，喜欢吃辣，翠婶就委托成都的亲戚，隔三差五地寄来辣子；梅奶奶爱听戏，翠婶给她配了存储播放机和耳机子；梅奶奶需要夜起，翠婶就与其同室共眠，随时照顾大小便……

这些年，年迈衰朽的梅奶奶已认不得人，却唯独叫出翠婶的名字，还说翠婶和当年牺牲的丈夫重名，都叫“党员”。

一次组织生活会上，村党支部书记河叔对翠婶说，如果你觉得吃力，就言语一声，大不了大伙儿轮流伺候梅奶

翠婶是党员

□ 刘厚琨



奶！翠婶立马摇头，回答，梅奶奶适应了俺和俺家，还是俺陪老人家走完她生命的最后一步吧！

村里举办敬老饺子宴，翠婶承办了“新年第一宴”。她把过年没舍得宰杀的山羊牵过来，做了饺子馅。看着百余名老人吃得满口溢香，翠婶的脸上乐开了花。翠婶说，这羊肉俺一家人吃能有啥味儿，全村老人一起吃，才是最美的味道！

村里举办乡村夜话，翠婶的发言“不一样”。她说，现在咱百姓的日子好

过了，多亏了党的好政策，咱要感恩思、听党话，跟党走，大伙儿拧成一股绳儿，把咱村建设好！

村里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，翠婶请缨当队长。每到周五活动日，翠婶早早地组织姊妹们，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来参观的人觉得费解，问翠婶，你们这样干，村里给多少钱？翠婶笑答，党员群众一条心，一起干，力量最大、最值钱，俺姊妹们把“千金”用在了美丽乡村建设上了。在翠婶及姊妹们的会意笑声

中，质询者感喟不已！

村里修建出村道路，翠婶捐出了女儿给她旅游的1万块钱。在翠婶的言行感召下，巾帼志愿服务队的姊妹们共捐款3万多元。路通了，大伙儿出行方便了，河叔问翠婶，你捐款最多，你给路起个名字吧！翠婶不假思索地说，叫“阳光路”，党就像太阳，把金色的光芒洒满大地，走在阳光的路上，大伙儿知道方向，心里踏实。

麦后，大伙儿都在抢种玉米，可就关键时刻，栓子叔扭了腿脖子，不能走路。翠婶瞅着一脸无奈的栓子叔和耷在墙角的玉米种，一时急红了眼。我回娘家找人去！说着，翠婶闯出了大门。

午时回来，一进门，翠婶就对栓子叔嚷，这都忙得狠，亲戚一个都抽不开身！栓子叔忙答，你别着急上火了，玉米种让玉琴嫂扛走了……

呵！翠婶恍然大悟，一溜烟地跑到自家地头，遂搭手瞭望，但见玉琴嫂，奎子爷等几十名老人、妇女，一字排开，刨土丢种，前行后跟，笑语欢声，一起向翠婶涌来……

他翠婶，你为大伙儿忙活得多了，大伙儿也不能眼瞅着你家困难不管不问呀！玉琴嫂向翠婶喊，嗓音很是响亮。

望着熟悉的面孔，听着爽朗的笑声，翠婶顿觉鼻子发酸、眼圈发红，一种幸福感、自豪感袭上心头……

这，是党员的特殊感受！

小小说



那只红船

□ 张勇

每每这个时候，自然就会遥望，遥望南湖那只红船。在那个黑色的夜晚，红船总闪烁着红红的光芒，让小船上的人，望着那一盏盏的灯火，让小船的心脏有了一个执着的方向。一夜又一夜，一程又一程，小小的红船从南湖走向憧憬，走向黎明，走向霞光染红的天地。那只南湖的红船，艰难地穿越了险滩，坚定地穿越了黑夜，果敢地穿越了恶梦，一步一步，迎来黎明，迎来曙光，迎来朝霞彩虹。

那个在南湖小船上点燃的灯光，那盏穿越黑夜的灯光，那个一路闪烁希望的灯光！让多少颗心明亮，让多少人举起了坚实的拳头。那被红光染红的信仰，在井冈山苍劲的竹林；在雪山草地的漫漫长征路；在陕北的土窑洞；在四川渣滓洞；在抗日的兵团军营；在开国盛典的天安门广场；在小平南巡的路上……在九百六十万大地的心脏！

那只红船闪烁出的红红的灯光，将一种灵魂凝结在了那面红红的旗帜上！将一种思想结晶在了那面鲜艳的旗帜上！那面旗帜上的镰刀收割的岁月是红色的，那面旗帜上的铁锤，锻打

的岁月是红色的，那么多举起的拳头喊出的誓言是红色的！那么多的烈士流淌的血是红色的！那面旗帜，凝聚了红色的永恒，那面旗帜，飘扬着永远的中国红！

漫漫坎坷路，风雨中国路。从平静的南湖到枪声响起的南昌城头，从红旗飘舞的井冈山到灯光熠熠的延安窑洞，从西柏坡的礼堂到一九四九年天安门广场，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到南巡的故事，那面火红的旗帜更红，那面旗帜指引的路更加宽阔，那面旗帜飘扬出一个鲜红的真谛。党的指引才是我们成功的保证，党的指引才有我们拥抱的黎明，党的指引才让我们走向幸福。

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路，多少英雄、多少党员倾洒热血、染红岁月、染红梦境！98个春秋，多少篝火点燃多少憧憬；98个春秋，那面旗帜在世界的东方更加鲜艳夺目，那面旗帜更飘扬出盛世的风流；98个春秋，多少只拳头在那面旗帜前诉说虔诚，多少双坚定的脚步在那面旗帜下走出成功！牢记历史，不忘初心，跨进新时代，十三亿双坚定的脚步，会紧跟那面旗帜，走进辉煌的风景。

父亲入党那年，我还是个懵懂孩童。当时我对“七一”——党的生日还没有概念，只记得那天父亲的表现特别郑重和严肃。他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戴上党徽，然后郑重地举手宣誓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……”我感到纳闷，使劲喊父亲，可是他好像完全听不到一样，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把入党誓词宣读完。

其实，那时父亲入党已经半年了，入党时已经宣读了入党誓词。他之所以在七一这天宣读入党誓词，就是要重温一下那个激动时刻。这是属于父亲的“仪式感”。他认为，作为一名党员，要郑重过党的生日，一定要有个仪式才行。所以，父亲用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来过“七一”。

父亲是我们大家庭的灵魂，记得那时他最引以自豪的是家里挂着的“党员之家”的牌子，那枚红色的牌子就像一枚勋章一样，我们的家也会因此蓬荜生辉。那时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是：“我是党员，咱家凡事都得表现积极一点。”

多年来，父亲坚持每年“七一”重温入党誓词，有时还会宣读党章。我也渐渐习惯了他用这种方式过党的生日。对父亲来说，这样的仪式感，会提醒他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，这是一份荣誉，也是一份责任。这种仪式感对我也是有深远影响的，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强化了作为一名党员的神圣和光荣，让我早早就觉得，入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入党了，当时父亲兴奋极了。他四处奔走相告，就像当初我考上大学一样。父亲认为，入党

一个家庭的『仪式感』

□ 王国梁



心香一瓣

